

给诗歌插上翅膀，诗人王毓渐圆“飞”梦

■文/ 肖雯

在萧山，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一个青年诗人受到这样的热捧！

20日，在“世界诗歌日”的前一天，“生而有翼”——王毓新诗集《飞》进校园公益朗诵会和分享会暨江南中学国际诗歌日“向阳生”特别策划活动在萧山江南中学举行。本次活动是“我爱杭州 奉献亚运”杭州作协诗迎亚运主题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由杭州市作家协会、萧山区作家协会、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杭州市萧山区江南中学承办，《山海经》杂志社协办。来自文艺界、教育界、公益界以及媒体界近200人参加该活动。

当天，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俞梁波，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昌建，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陈曼冬，《山海经》杂志社编委吕煊等文艺界嘉宾来到现场。出席活动的还有盈丰街道党工委书记何铁峰，盈丰街道党工委委员、文联主席韩亚萍。著名诗人、中国摄影出版社总编辑、诗集《飞》序言的作者吴重生专门录制了视频在远方为活动寄语。

前来参与朗诵的嘉宾是：浙江之声主任播音员唐克、话剧表演艺术家刘薇、浙江广播经济频道《95 爱阅读》主持人舒馨、杭州市建兰中学高级教师张敏、浙江电视台主持人袁泉，浙江省朗诵协会会员贺敏、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原主持人徐婧瑶、萧山融媒体主持人柏影、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学生马紫恒等。

90后的王毓是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首部诗集《她的日记》2017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并在京举办“西湖诗情暖京华”王毓诗歌作品研讨会。近年来，王毓在线上分享原创诗歌朗读，近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朗读者通过声音分享了诗意生活，总点击量超20万。2022年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飞》入选杭州萧山区文联重大签约作品。

作为诗歌界的新秀，王毓受到了圈内大咖的广泛关注。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沈苇说：“王毓的诗歌是灵动的，明亮的，自在的，星星、太阳、梦境、孩子、风筝、玫瑰，这些纷繁的意象，在加持她的写作，加持一个人的爱、激情和转念，‘爱、美、自由，都永生，安宁地飞’……写作对她来说，还是‘一场透明追逐透明的游戏’，是一个解谜过程，答案在尽头的光里。”

青年作家蒋静米说，王毓的诗是荒原的星彩。“色彩与画面感，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从这两个意象中，可窥探王毓通过这本诗集构建的诗歌王国。首先要说到‘荒原’和‘原野’，荒原是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语，它象征着灰色、衰败、失去信仰和生命的蛮荒之地，正如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一切，不同的时间与纷繁的人物逐一登场，然而我们却无力辨认它们，如同扭曲的记忆。

当今的诗坛，特别是网络诗坛，似乎有两大类诗：一类是看得出晋级台阶的，诗风是可以寻根溯源的。另一类诗是随性的，也许他昨天还不写诗，但今天他写出来了，而且还写得不错，是处在原生状态的。杭州知名作家孙昌建说：“我以为王毓则是处在这两类诗人的中间，很难归类，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跟她自己比。王毓的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比较适宜朗读的，这跟这几年她在网络上推广诗歌阅读还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她通过朗读给诗歌赋能，或者说是让诗歌插上了一对翅膀，真的能让《飞》给飞了起来。”

除了写诗，王毓把不少时间用于读诗上——自己读，请人读，带动大家读。在王毓眼里，诗歌之所以并称，是因为最初的诗与歌的确是家人，甚至诗出于歌，吟诵作为诗歌的传统不能丢。人生而有翼，诗歌亦如是，王毓希望有更多人来读



王毓在朗读自己的诗作

诗，爱诗，拥有一个充满诗意的人生。

萧山是王毓的第二故乡，她对第二故乡的感情是真挚而深沉的，这些感情隐藏在她的诗行里，铭刻在她的心灵深处，她的诗句与湘湖的粼粼波光交相辉映、不分彼此。

链接： 王毓湘湖诗歌二首	秋日在跨湖桥划过高峰、雪原、沙漠、草地、丘陵、河流迁徙的羽翎在栎树之巅收住振翅握住金鸡外的玉璜从驼铃吟到了潮涌从跨湖桥的一支红豆杉朱红的乐曲从西边唱到东边我羡慕这里划船的孩子绿荫下，铺满湘湖的白帆一挖，就诞生一串诗人接踵而至的韵脚宣告收获的起始欲望到信仰的过渡带上精神的觉醒奔流在湖底云雾聚散整个种性的气血绝唱之后又超越困顿于船上划出世纪的变迁伸开手，吹散空中的理想暂时把寄居湖上当成一页制度一个人和人类的距离在这座桥上
把城墙从城山放生	填充，以盛产新生儿表情的肌肉抹平这块山巅巨石的每一勾棱角怀古堂中艰难改变本性的孩子



俯在石头下被山风吞尽横竖的无字碑立在堂外石阶下敲了一万遍还以为脚步不被阻挡的钟吊在石碑下把英雄驮回家园的马背搭在石锤下涤荡一个人所有思想的那孔眼眸嵌在石锤下放生吧不要把一抔黄土扶起千年前的城墙

静下心来写写字是一种幸福

■文/ 诚冉

《静下心来 写写字》，是我刚刚启封的蔡澜先生所著新书的名字。当初下单买它，是被题目吸引。我很认同，静下心来才能写出好文章，敲键盘吐露心声，也是平心静气的休养生息之举。打开了看，才发现自己眼拙，以题断书，是短浅目光的以偏概全。事实上，书的内容比其题目更有嚼劲得多。

蔡先生说的写字，不仅仅指写文吐字，而是指书法与篆刻的创作与鉴赏艺术。书中，蔡先生记录了他对书法艺术的品评感受，还配有王羲之、黄庭坚、赵孟頫等历代名家的作品名帖。才翻几页，我那颗对书法艺术满怀向往的心，怦然而动。那满满的书卷气，笔走龙蛇的潇洒墨韵，令人兴奋不已，一种歪打正着的窃喜油然而胸。

但蔡先生平实的书名，确实说中了我心底深处的愿望。静下心来写写字，一直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当前的日常，工作需要耗费精力，学习需要投入时间，还需要放空大脑滋养心情，吃食睡给予以补给，不时地为运作着的身体按下暂停键。时空都被琐碎俗事填满，静心写字的简单愿望，被现实排挤，迫不得已地成了我的可望而不可及。

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得的是幻想之娱，引发的却是潜抑之力。在须臾的空档，我也会做白日梦，想象一下退休以后的生活，脑补怅然若失的遗憾。

或许，一张长而宽的实木书桌，就能装点我的全部。左手一边，是煮着的白茶，壶底的茶水，扑扑扑哧地小滚着冒泡，热气腾腾。淡淡的枣香，弥漫整个房间，空气宁静而温润，人也心安神适。中间是开机着的电脑，时刻守候，任何新奇的想法或瞬间的洞悟，心手相连，即时得以记录。写字为生，在我眼里，是很浪漫的一种活法。右手一边，是各式的宣纸与笔墨颜料，闲暇兴起，打开就能涂画，几根兰草或只青竹一杆，花香鸟语，案台即刻就活了。若是不满意，撕了再画，画了再撕，累了就放手。

背后，必得有一排高高的书架，层叠整齐的书，是浩瀚无穷知识的海洋。已读与未启的，都对我浅笑盈盈，向我这块干化了的海绵频频招手。要是某个好听的名字，吸住了我的眼球，我就捧它入手，痴呆整个下午！阳光钻入窗棂，清风也来探头。生命，在呼吸之间起伏流淌，生活，在方寸之地

咬文嚼字两则

■文/ 毛伟武

莫将“耄耋”当“古稀”

某报《女警大声“喊话”老人 30分钟找回丢失钱包》一文说：“几天前，一位行动缓慢、年过古稀的老人颤颤巍巍走进新登派出所，激动地与民警讲述自己的钱被‘偷’的事……原来，老人姓胡，今年87岁。”然而，这里称87岁的老人为“年过古稀”明显欠妥，应为“耄耋之年”。

“古稀”，亦作“古希”，是中国人自古指七十高龄的说法。它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曲江二首》里的诗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1200

“果腹”≠“裹腹”

某报《半个“文化人”》一文第2段说：“我们家当时在村里还算得上是一户殷实富庶的人家，在那个食不裹腹的年代，率先有了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着实被村里人‘羡慕忌妒恨’了一阵子。”然而，句中的“食不裹腹”令人费解，应为“食不果腹”。“果”比“裹”的笔画要少很多，作者弃简就繁，舍“果”选“裹”，或许是不明两者的含义之别，或许是一时的疏虞笔误。

“果”本指树木所结的果实，在此引申为充实，饱足之义。果实通常都饱满、充足，因此，庄子使用其来形容人酒足饭饱、大腹隆起的样子。《庄子·逍遥游》曰：“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

触手可及。这一桌一柜的美好，书画茶俱全，着实令人垂涎。

写到这里，我不免要笑出声来。一笑大脑的勤勉，笃实地努力着，哪怕是白费，二笑思维的奔逸，自由散漫，不着边际，三笑那精神的高地，极度富足，却是平地跃起，虚幻的幸福。

有人说，想到即得到，我信，因为我总是在想方设法，把现实活成梦的样子。放在过去，我可能会说，把梦变成现实，但现在，我愿意说，把现实活成梦。似乎，相比前一种说法，后者更显轻松。

埃克哈特教士曾说：“人不要总去想应该做什么，而应该更多地思考自己是什么。”

我想，现在与未来，我应该做的事很有不同，但我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大体一致。甚至可以说，一路走来，不管做什么，我都只是在接近理想中的自己而已。思考过后，我发现，归根结底，我是一个愿意活在精神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喜欢读书的思考者，一个发现与传播美的分享者。

把现实活成梦！我给自己更多的独处时间，以便静心，智慧来自宁静海，空才能生有。我给自己更多咬文嚼字的机会，以便写字，胸中有料，下笔时才能行云如流犹如神助。我也给现实更多的允诺，我要多体验，少占有，用一个五岁孩子的触角，与世界互动。

走在雨天的校园，我的伞下突然蹦进来一个学生，他说，“老师，我想在你的伞下蹭一截路，可以吗？”我说“好啊！”我俩的身后，有一群男生窃笑着，有打着伞的，也有淋着雨的。来到他的教学楼前，他致谢，我们各分东西。背后，随即响起一阵掌声与笑声。或许，这个年轻人并不怕淋百米路的雨，他只是想，在与一群同伴的打赌中，彰显自我赢得自信。我没有回头，只感到同行的快乐。

一个关心我的朋友，看我流露出对某位画家的崇拜之情时，就遗憾道：“他已经离世了，否则我可以央他为你画一幅。”他的好意，暖彻我肺腑，但我说：“天下好物，远远地欣赏就够了！”

存在的本质是体验，体验的入口在当下，占有，是对创造力的肢解。表面上的琐碎，是事实需要的表达。

身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希望，能活成那个五岁的孩子。不管身处何处，都能单纯地看，细致地听，能嗅闻，能触摸，能品味，能感受，能有辨别地吸收，能有静下心来写写字的可能。虽呆笨了些，但也绝不患得患失。

多年前的杜甫慨叹人生苦短，能活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十分稀少。“耄”（mào），又作“眊”，古称大约八十至九十岁的年纪，泛指老年。“耋”（dié），古指七八十岁的年纪，也泛指老年。“耄耋”指八九十岁的年纪，泛指年纪很大的人。“耄耋”一语出自《汉·曹操·对酒歌》：“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在人死亡时称呼61岁至70岁为稀寿，71岁至80岁为耄寿，81岁至90岁为耋寿。

“果腹”≠“裹腹”

“果腹”≠“裹腹”

“果腹”≠“裹腹”

“果腹”≠“裹腹”

“果腹”≠“裹腹”

“果腹”≠“裹腹”

“果腹”≠“裹腹”

“果腹”≠“裹腹”

■文/ 潘开宇

一盏孤灯明灭，一窗晓寒轻透。透过时空的无涯，我看见他仍独坐苦读，仿佛千年亦未曾离开。衣衫单薄，背影苍凉。

清明，一个因杏花春雨而缠绵，因野田荒冢而忧伤，因牧童酒家而悠长的节气，在漫漫时光中，带几许思念，染几分春意，流传成经典。古往今来，关于清明的名篇不胜枚举。除却杜牧的压卷之作，柳永的斗草踏青，陆游的矮纸斜书，晴窗分茶也是脍炙人口。而王禹偁的这首宋诗《清明》，将清贫书生的穷困生活以及苦中作乐的气度，通过寥寥四句展示出来，亦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无花可赏，无酒可饮。这样一个清明节，诗人过着寂寞清苦如野山荒庙僧人的

生活。门外，是桃李花开，杨柳风轻，燕子新社。而他，就像杜甫穷困潦倒时过冬至时所书的“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那样，一无所有，一穷二白。

王禹偁在现代少为人知，其实在当时是有名的白体诗人、散文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其诗风清新平易。白体是指宋初诗坛流行的学白居易的诗，内容上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史载，王禹偁世为农家，出身贫寒，因此在日后的宦海生涯中一直为官清廉。政治上他主张改革，提出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主张。王禹偁是有名的直臣，因为敢于进言讽谏，而屡受贬谪。这首《清明》就作于他贬居商州期间。

商州在现代是陕西省商洛市一带，被誉为“秦岭最美的地方”。古时却是山高地险，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王禹偁和苏轼，同样被贬为团练副使，也同样乐观坚强。苏轼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而王禹偁，

则是“商州未是无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偶尔得闲，他还会信马悠悠，独立斜阳，欣赏陌上年年春色，看“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

晨曦微露，天地清明。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生顺遂，得偿所愿。世上多的是怀才不遇屡经磨难的人。然而，踏过千山万水，阅尽红尘波澜，依然能在诗酒年华坚守住内心的寂寞，饱读诗书腹有经纶的人，历来都是受到敬仰的。读书不觉，春已深。此刻，我在时光的这头，守一室寂静，看明亮柔和的灯光如潮水般静静漫过文字，神往他的晓窗读书灯。

